

邹牧仑文化系列

道德经旁说

邹牧仑 著



邹牧仑文化系列

道德经旁说

邹牧仑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经旁说 / 邹牧仑著. —2版.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3. 4

(邹牧仑文化系列)

ISBN 978-7-5507-0647-7

I. ①道… II. ①邹… III. ①道家 ②《道德经》—研究 IV. ①B223.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8858号

道德经旁说

DAODEJING PANGSHUO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林星海 于志斌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03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4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再版自序

10年之后，几部文化旧著能够在同一个出版社再出新版，很觉意外。出版方囑写再版前言，我没有多少话好说。在此，衷心感谢读者诸君，在这个五光十色、瞬息万变、欲望沸腾的时代，伴随我跋涉了一大段跨越时空的漫长思想旅途。

作为此次旅行的发起者和引导者，我深知，这旅途中几乎没有醉人的鸟语花香，没有辉煌灿烂的殿宇楼台，没有温馨芬芳的血缘亲情，没有慷慨悲歌的英雄业绩，没有风花雪月的诗情画意；有的只是动荡岁月里的疾风骤雨，只是变革时代里的混乱无序，只是金戈铁马留下的处处残骸，只是荒凉废墟上的簇簇荆棘，只是礼崩乐坏后的人心叵测。

但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正是从这里拉开了沉重的帷幕。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300年间，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恒河，到黄河、长江，再到地中海北岸的爱琴海域，维系东西方世界政治文明纽带的封建制、民主制以及帝国体制，纷纷陷于空前危机。这时，几位人类的伟大启蒙者和思想导师——索罗亚罗斯、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突然间横空出世，混沌一团的世界顷刻间呈现出理智的光芒。他们以自己的博大知识、超人智慧、悲天悯人的情怀所提炼出来的新思想、新学说，指引着穷年累月笼罩在刀光剑影之中不得解脱的人类从蒙昧中觉醒。

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便犹如高山之流水，很难再被截留；智慧的光芒一旦喷射而出，历史的天空便流光溢彩。于是，孔武有力的武夫被摘掉了王冠，装神弄鬼的神棍被赶下了神坛，道貌岸然的骗子被撕去了面具。曾经四处流淌着血污、泛滥着罪恶的人生道路，开始路线清晰、方向明确，真善美向人们招手致意，人类与野兽就此拉大了距离。我不能想象，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这几位思想巨人，没有出现过这个所谓的“突破时代”，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如果没有这几位巨人留下的思想瑰宝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则人类的精神家园将是何等荒芜、贫瘠和凄凉！

该文化系列此次再版，受出版社之托，对全部书稿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纠正了一些词语文字方面的谬误，个别章节有所增删，但思想主旨没有变化，叙述体例亦大体保持原貌。笔者以为，文化思想作品不唯受限于作者之学识，亦受限于作者之写作环境、写作时间、写作情绪和写作目的。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今日再写释尊、老子、孔子以及耶稣，可能与10年前大不相同，因时过境迁耳。

10年来，该套文化系列蒙读者不弃，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受益良多。批

评意见，全部收下；溢美之词，愧不敢当。至于一些良好的修改建议，则大多非我精力和能力之所及。台湾余先生在《道德经旁说》一书上用红色朱批，谬奖该书是他所见到的最好“道德家”注释本，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在老子思想的关键处，拙著不能直下判断，致使著者亦不能在精神上获得解脱，直白地说，就是不能真正走上道家的生命修炼，也就达不到生命的超越。对此，我无话好说。我得承认，我对老子思想乃至佛教的理解，尚局限于学理方面的探讨，不能从宗教信仰立场以及生命豁决层次上进行大幅度超越，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任何一门宗教的信徒。立于世俗社会理解宗教，我更倾向于发掘和阐述其历史文化里的生命和生活意义，而刻意回避了其理论中关于超越生命的种种修行法门。站在一个凡夫俗子的立场上，我比较赞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我更愿意接受儒家的人间伦理道德学说。

我在一部尚未出版的著述的前言里写道：

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中国人分别提供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解决精神问题的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解决心灵问题的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从这些原创文化理论中演绎出了中国人朴实无华的生活观、恬淡平和的自然观和圆满丰盈的生命观。就人类生活方式中所产生出的一般生命现象而言，内心充实和神智清明的中国人既少有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比较罕见精神时时处于极端亢奋的宗教狂，他们对待事物一般采取的是中庸之道而拒绝走向异端和极端。针对人类历史演进历程中经常表现出失去理智的病态行为，中华文化哺育出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无疑更贴近真实的人生。（《俗眼看耶稣》前言）

坦言之，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我不欣赏一切极端、异端的思想。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从异端和极端思想泛滥处爆发的往往是人类的充满了变态、病态、盲目、迷惘的心理追求，而在异端和极端思想大行其道的岁月里，则随处充斥了人们反常、狂热、疯狂的行为表现，它们屡次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幸福之到来，缓慢而平和；灾难之产生，突然而剧烈。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人们，要时时警醒，理想主义的画饼从来都不能充饥，它们只是人类幻想的泡沫。

最后，对出版社前任领导张合运先生、旷昕先生，现任领导尹昌龙先生、毛世屏先生、于志斌先生，尤其对志斌、星海二先生，郑重地说声谢谢。

邹牧仑

2013年3月15日于北美

前 言

当我们面对着一部部高深的经典著作，就往往情不自禁地或身不由己地追随着这些哲人们的步履而踏进了岁月的流程之中。这个流程几乎从时间的一开始起，就拉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再现了被时间所淹没了的遥远蛮荒时代及文明早期的图景。这幅图景是如此的清晰逼真、如此的波澜壮阔、如此的气象万千、如此的色彩缤纷、如此的引人入胜，终于使人类从一片朦胧、混沌和迷茫中突然惊醒！

于是，时间和岁月开始衔接到了在一起并使人类生活得到了肯定；于是，时间不再是云雾，不再是烟尘，不再是自然的流动，不再是虚无的存在，它开始充满了一个又一个内容真实而含义丰富的意义。于是，时间因注入了生命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于是，岁月拥抱着时间，人类簇拥着岁月，历史便开始沿着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艰难地持续行进；于是，人类就此告别了自然和自然的属性，开始携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和果敢的心理冲动踏上了一条漫长、曲折而没有尽头的苦难道路，他们迄今仍然在这条道路上跋涉着，道路上的情形并没有多少改观而人们也仍然兴致盎然。

对于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宇宙存在物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够比道路更加重要。我们仰望灿烂的夜空，看到一颗颗星辰在闪闪发光，就知道它们是沿着一条条固定的轨道在运转、在显现、在隐退，其行动稍不小心就会脱离轨道，行星就变成了流星；我们瞩望大地，看到一只只飞鸟、一头头走兽、一群群蝼蚁，及一簇簇鲜花、一丛丛荆棘、一棵棵树木，就知道它们无不是行走或固守在符合自己生命特点的道路上而生长、而行动、而生活，其行动略有不慎就会惨遭横祸。于是，人类在所有关乎自己生命安危之紧要处，都发明了一系列禁忌、教条、规则、习俗、法令和法律，人们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自己的步履踏进这些可能会危及自己生命的地方；而在所有贴近自己生活和生命之处，则加深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步步去追寻自己以及万物的存在意义；对于一些一时还不能真正明了其产生或活动规律的东西，则往往保持了敬畏心理。

在人类漫长悠久的发展历程中，传统和文化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们的存在使人类无论在感性的、经验的、理性的或神性的认识，都得以不断地积累且日益趋于完善，而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便借助了历史的有利契机，引导出新时代的滚滚大潮。

在人类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具有伟大原创性的文化思想启蒙作品只不过寥寥数种，它们分布在各个主要文明地区，构成了人类精神文明日益拓展的重要资源和主要渠道，也同时成为人类始终不渝地热烈追求的神圣理想。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与它们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任何一个忘记了这一点的民族和个人，则不配生存在人世之间。

各种不同的经典著作——无论它们是口耳相传的民间古老传说，或是写在纸草上的象形文字，刻写在软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刻写在陶器、青铜器、砖瓦、甲骨、竹简上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蝌蚪文、大篆、小篆，抑或书写在树叶上、书写在布帛上、书写在羊皮上的图形文字——都曾极其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之趋向以及文化价值观之取向。兹举其萦萦之大者如：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生活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环境里的犹太民族，在漫长岁月里不断增补和创新出了《圣经》系列作品，他们记录下来的原始记忆和古老的民间传说大致经过了数百年的传播，最终形成了犹太教；又经过了大约2000年的补充、完善、修正、删改后，最后形成了基督教。

在喜马拉雅山的崇山峻岭之中，由释迦牟尼所宣示的一系列精深的佛教学说，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风靡了恒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在依傍在地中海悬崖边上的希腊雅典，一部竭力鼓吹战争、俘获、劫掠、勇敢、武力、征服和暴力的《荷马史诗》，有力地鼓励、刺激和调动起希腊人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勇气，由此而推演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贤哲一脉相传的知识论。

在中国，一部《论语》和一部《道德经》，不但建构起中华文明的巍峨殿宇，也开创出中华民族气宇恢宏、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

老子其人

对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后人了解得很少。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书写《老庄申韩列传》时，已经不能说得很明白，他有些勉为其难地写道：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如果太史公的文字到此打住，则无论后人对这样的记载是否满意，后来关于老子生平的所有揣测之辞都无由生发了。偏偏司马迁是个具有极端实事求是精神的严肃历史学者，他又以比较含混的笔调写道：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同上）

至此，关于老子之身世终于成为一团谜，太史公把他的疑问以一种真正史家的负责态度留给了后人。

但截至清代，老子尽管身世模糊，并没有人怀疑老子与老莱子、太史儋之间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老子所生活的年代，也没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有老子其人。对老子身世提出疑问，始于清代学者汪中、毕沅，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疑古风潮中成为学术热门。对于老子，可以提出的疑问当然很多，但本书之宗旨不在于考证老子身世的诸多细节，而在于申述《老子》一书的精义。

事实上，经过秦火——秦始皇焚书与项羽火烧阿房宫——以及历代战乱造成的文化浩劫，不仅老子，先秦诸子的身世大多模糊不清，令后人疑惑之处比比皆是。但如果不能发现新的权威资料，则所有力图求真的细密考证除了考证出更多的疑问外，已经没有办法考证出真实可靠的结果。根据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我以为，老子即孔子问礼之老子，也是列子、庄子、韩非子书中所屡次提到的老子，司马迁写《史记》时所掌握的材料似乎也不过如此。

本书之创作，大致依据汉代以来广为流行的河上公《老子章句》本及魏晋以来广为流行的王弼《老子注》，个别字词参考1976年编辑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而有所订正。之所以采用河上本，并非说明我对河上本尽信无疑，事实上，关于河上公的生平，后人知道得并不比老子多，司马迁说：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史记·乐毅列传》）

河上公其人是否存在，对本书立论并无重要影响。我注意到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它向世人展现出一部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全然与流行本不同的《老子》。平心而论，与流行本相比，我倾向于《郭店竹简》中的《老子》是真正货真价实的老子原著。诚如邹安华先生指出：

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基础都是建立在最基本、最浅显、最明了的思想之上的，绝不可能用那些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道理去捉弄人。

（《楚简与帛书老子》）

任何学术思想的伟大和实用处便在于它们贴近了人生，它们的最震撼人心和最醉人之处亦在此。但我们也知道，任何一种伟大学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演变中，如果不能日益走向神化，则势必沦为平庸。所以，本来可能并没有多少神秘色彩的高深思想，或许因为作者采取了比较抽象的叙述手法，或许因为作者使用了比较冷僻的词语，或许因为作者具有比较超前的意识，因此难以被同代及后代人理解而遭致学者们的曲解和误解，从而一步步演变成了宗教思想的原创力。我大胆地认为，佛教、天主教、道教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之起源，莫不如此。此外，远在竹简汗青时代，任何一本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思想性较强的哲学著作，除了竹简本身的颠倒错置之外，同时也免不了屡次遭到王朝政府文化官员们的故意删改甚至恶意篡改的命运，尤其像《道德经》这样一本充满高深哲理的著作，怎么能够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鉴于河上公本《老子》已经流传于世2000余年，无论它是否老子的真本或原本，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喜爱的就是这样一部书。至于谁是《道德经》的真正作者，也许对于考据学家是重要的，对于一心一意要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历史学家也是重要的，唯独对《道德经》本身的价值并不重要。2000多年来，《道德经》中的闪光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及中国人的血液中，《道德经》中的名言警句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行动格言，《道德经》中的生命学说已经构成了已知和未知世界里的一座巍峨殿宇。所以，我

以为，对老子和《道德经》，在没有掌握真实证据之前，维持传统成说是必要的。

老子其人生平的扑朔迷离，不但恰好给后世的文人、学者们提供了表现学问的机会，也给后世所有那些不满意现实社会里所流行的那些廉价教条和浅薄信仰的理想主义者们，提供了驰骋想象的精神源泉。于是，借助于历史上几个著名皇帝的推崇，老子逐渐升迁成中国道教的教主并成为神仙世界里的太上老君。

老子被神化并不奇怪，在中国政治、文化、学术、思想领域里一些地位和影响远远不及老子的历史人物——姜子牙、安期生、关羽、诸葛亮、葛洪、李白、包拯都被后人拉入了神仙谱中，以老子的智慧、资格及无与伦比的崇高声望，为什么不可以充任神仙界的教父和教主？但一部充满新意的学术思想著作——《道德经》——居然会日益被理解为成仙得道的神仙宝典，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才智之士前赴后继地去呼吸吐纳、去神思恍惚、去炼丹、去避世、去采补、去做白日飞升的美梦，就未免令人困惑不解。

面对着眼前一大堆《道德经》的不同版本和注本——尽管已多达50余种，但如果详尽网罗古今所有谈老解老著述，恐怕再增加十倍也仍然会挂一漏万——它们大致跨越了从战国中晚期到现代长达2300多年的岁月历程，差不多代表了中国历代知识界精英人士对天地、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对伦理、对道德、对事物的基本理解。如果说，《道德经》这本书不但促成了中国的诞生，而且孕育了汉民族的形成，应该不是夸大之辞。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辉煌的王朝——大汉朝，其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路线和大一统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就是根据《道德经》“清静无为”的原则而铸就了坚实根基，终于使先秦时代的一个个分散的种族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汉族。

经典著作的影响力

任何一个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长久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一定要拥有自己民族的文化道德伟人，他们所信手指引的道路，便开启了一个民族历史长河之起点。这个起点之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视野之

远近；这个起点之厚薄，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胸怀之宽狭；这个起点之优劣，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器识之大小。而这个起点之兴衰荣辱，亦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之缩影。从民族精神的启蒙说，他们是先知；从民族文化的演进说，他们是旗手；从民族习俗的形成说，他们是导师；从民族历史的发展说，他们是舵手；从民族生存的过程说，他们是指路人。他们与自己民族之间血脉相通，水乳交融。

综观古今中外的人类文化史乘，最优秀的思想巨人们正是通过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方式，避免了自己去随波逐流和飞黄腾达。他们以一颗超然物外的澹泊心灵来真诚地体验人生、研究大自然、考察天地万物、探索冥冥之中的未知世界、寻求跨越时空的超我之存在，并用自己的非凡勇气和超群智慧为全天下的芸芸众生铺设了一条条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道路。宗教如此，哲学如此，所有高深的生命学说莫不如此。而在所有的生命学说中，老子以他对道的发明阐述而独具特色。他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道德经》第十六章）

这是一名高明智者对天地万物之生死过程所作出的无情判决，是一位冷静学者站在一个脱离了自身属性的旁观者立场上，对万物生成、兴衰、荣辱、残败、死亡的冷漠剖析。根据对自然万物的粗浅了解，无法不接受这个判决，也无法不承认，自然万物——当然也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过程之显现，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生命本原粗心大意的虚耗，都是对生命价值不负责任的虚掷，也都是生命渐次结束的标志。只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中的所有事物，亦不能不同意老子的意见，试看那些缀满在天空的星辰，如果不是在行为上出现了某些重大偏差，又怎么会突然脱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而变成流星呢？如果不是变成了流星，它们现在岂不是还好端端地悬挂在宇宙的某一个固定的或不固定的位置上？无论是否发光，也无论是否显赫，都还可以算是一个活着的自然物。

对于宇宙间，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一切存在物来说，无论它们是不是有感觉的生命，行动就意味着消耗。行动越多则消耗越大，行动越频繁则越接近死亡，像刚刚提到的流星，就是以最迅捷的速度径直奔向了死亡，给所有旁观者留下了悲壮绚丽的一刹那。至于地球上的有生命的生物，大致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死亡周期，无论是窝藏在深山岩壑里的毒蛇猛兽，还是飞舞在蓝天之下的春燕秋雁，嬉游于湖海深处的鱼鳖虾蟹，乃至逃避到泥土之中的蝼蚁蚯蚓，它们或许能躲避掉外界的伤害，却无法逃避掉寿命极限之日益迫近。正是在这一点上，古今许多卓越超群的思想家都因此而陷于绝望，他们无可奈何地否定了所有行动的意义，并断然主张，所有的存在物在本源上都没有天赋意义，他们都是上帝或其他什么超然力量的制造品。

对死亡感受最深的是人类，这是毫不奇怪的，人类是所有生物中最具有心灵感受力的软弱者，他们曾经是自然万物中弱不禁风而又多情善感的生物，他们不具有猛禽那种搏击长空的能力，不具有猛兽那种奔跑跳跃的能力，不具有老鼠那种在极端简陋条件下的生存能力，甚至也不具有蝼蚁那种无比迅捷的繁殖能力。如果有那么一个早晨或晚上，大自然的某一个部件出现了些许小失误，或许只是多洒下了一滴雨或连续刮了几天大风，则人类可能已不复存在，而漫山遍野涌现出欢呼雀跃的飞禽走兽，它们正在热烈庆祝终于摆脱了那个霸道主人的奴役和蹂躏而获得了解放——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生命的大限（指生命的终点）既然无法回避，心思灵敏而头脑发达的人类并不因此而沮丧——其实他们从来也不能不沮丧，而是发明出种种脱离了生命本身的假象来安慰自己的脆弱心灵，这样，他们似乎真的远离甚至脱离了死亡。

面目慈祥的佛陀端坐在菩提树下，微笑着向弟子和信徒们指出了自然界生物之间的转化关系，不戕残自己同类以及一切其他生命，以自己短暂的生命时间来不间断地积累善缘，甚至以当牛做马来洗赎自己的累世罪孽，这样，通过一步步地积累和提高自己的品质，就一步步地携带着自己的修行成果而走向了另外一个不是人类却距离人类较近的彼岸世界——西方净土。这是佛教的生命进化说。

为了求得一个模糊的永生，人类不得不竭尽全力地践踏、戕残着现实中的生命；为了获得心灵的永久停泊处，人类不得不拼命地鞭挞、拷打、凌辱着现实中的灵魂。面对一切威胁着生命的自然物，面对一切影响生存的超验感觉，人类制造出了一个个脱离了生命本体的古怪物体——上帝、魔鬼、神灵以及其他一些行为诡秘的神秘事物，其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莫过于上帝的出现和驾临人间。

满面冷漠肃杀的上帝从云端里俯瞰着下面的一小团云岚缭绕的雾团，不由得萌发出创造的欲望，经过连续六天的辛苦工作后，他创造了地球上的所有一切存在物连同地球本身。但上帝无疑是个勇于发明创造而忽视完善完美的创造者，他创造的是一个极不完善的世界，这种不完善性极其鲜明地表现在人类身上。而且，根据《圣经》记载，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粗心大意、喜怒无常、好杀嗜血的上帝，当他看到他的造物居然具有了与他一样的智慧时，就不由勃然大怒，他铁青了脸封闭了伊甸园的大门。

此后，为了惩罚不听话的人类始祖，上帝就往往率意行事，把种种灾难横加给他们的后代。在上帝的种种反常、乖戾、神经错乱的指引下，人类只能把战栗、颤抖的身体匍匐在上帝脚下，并往往以大规模的战争、流血、屠戮、劫掠及丰盛祭祀来献媚和讨好上帝和他在人间的代理人，来购买通往天堂的通行证。

我心中的老子

我最早接触《道德经》是1969年至1970年间，在那个万物萧索的秋季和白雪皑皑的隆冬时节，我蜷曲在农村的土炕上，就着从一小碟油灯中发出的微弱光芒，拜读了《道德经》以及《庄子》和《论语》。书是石版刻印的线装本，印制得相当精美，纸张柔软滑润，把握在手中阅读优于现在硬梆梆的印刷品多多。记得《论语》是由一个名叫江希张的少年作的白话注释，当时感觉相当精彩，难怪该人有神童之美誉，但后来在学林中鲜闻其名；至于《道德经》，却已经记不得是谁人所注了。就当日的感觉，《道德经》的文字和道理都太过高深玄妙，内心中就不自觉地把老子与《封神榜》和《西游记》里的太上老君联系起来，觉得冥冥之中似乎确有

这样一位具有通天彻地神通的白胡子老人，他直接或间接地领导了一大批介乎于人、佛之间的长生不死的神仙。至于老子与神话传说中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二郎神等天界政权的领袖人物之间是什么关系，老子与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五百罗汉这些西方净土的领导人物之间究竟维持了一种什么关系，以及老子与五斗米教及张天师、与黄巾军的张氏兄弟、与八仙、与道教是什么关系，虽深思而不能得要领。

离开了农村，便也同时告别了老子。岁月悠悠，不为我驻，转瞬30多年弹指而去。沧海桑田，世道巨变，我亦已由16岁的翩翩少年变成了历尽沧桑的中年。坦率地说，30多年来，我虽然跋涉了千山万水，虽然手无一日释卷，虽然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著，但老子已不在我的视野之内，我感到自己勉强可以用孔子的思想来安顿自己的心灵，却不大能够与老子的思想相协调。但事实上，我低估了老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力，也低估了自己少年时的理解力，其实老子始终就没有离开我，他伴随着我顺畅地度过了艰难岁月，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大半生旅途。细细想来，人类接受思想的能力往往正是在少年时期——因为少年的心灵还没有被扭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等到了固执己见的中年，则脑子里除了自己的一些僵化迂腐的成见外，世界上就好像已不存在什么高明和玄妙的东西了。

老子是除了老子本人外全体中国人公认的神仙鼻祖，《道德经》一书是全体道教信徒共同信奉的最高经典。但老子非但不能算是宗教开创者，甚至很少带有宗教气息，他在自己的五千言著作中，没有创造出天地万物及人类，然后由这些被造物们来时供奉、祭祀、颂扬和崇拜，然后在自己的坟墓周围形成一道道神圣的光环，以供万古千秋的人们来顶礼膜拜；老子亦没有创造出一个遥远虚幻而渺不可知的天堂或若存若亡、扑朔迷离的极乐世界，然后再通过一些失去理智和生存意志的人们从那里反馈回一些充满诱惑的传说，以此来激励世人在现实苦难生活中继续苟延残喘下去的勇气；老子甚至没有为人们畏惧死亡的绝望心理发明出一种可以转换生命概念的理论，以满足人们绝望心理的一时快慰。

老子只是一位思想奇特的高明智者，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位宗教家，尽管他思想深处充满了神秘色彩且含有抽象的生命原理及创始的途径，但却被他自己一一化解为人生的道理。

因此之故，后来人理解老子思想，最感难以琢磨的是他思想的反复无常，不能把一种思想或理论贯穿始终。比如“无为”，老子处处强调人生无为和委曲求全的诸般好处，却又时时流露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强烈进取精神；比如“柔弱”、“下流”、“不争”，都是老子大力提倡的立身精神和处世风格，但又经常强调“柔弱胜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争取最后胜利之姿态。晚近有学者把这些矛盾冲突称之为辩证法思想，鉴于辩证法确实是一种矛盾对立学说，以之比附老子思想可能有些道理。但我以为，正因为老子思想中比比皆在的辩证法，就往往使人虽然欣赏、喜爱其学说却无法依从其思想，更无法一心一意地追随到底，这使老子思想最终没有成为一种宗教理想。试想，如果按照无为、柔弱、不争的路子一走到底，则势必创造出宗教来，而老子则无疑会成为“教父”或“教主”。

可是，老子实在太聪明了，也委实过于理智了，他严重缺乏所有宗教家们那种近乎精神分裂症的错觉和幻觉，也没有所有宗教家们那种极端狂热的献身精神，所以，老子最后只能作为一名看破红尘的高明隐士而名传千古。

那么，老子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的神仙鼻祖？老子的《道德经》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道家经典？

对于这些难以只言片语得出结论的高深问题，我无力在一篇前言里作出解答，我想细心的读者通过拙著《〈道德经〉旁说》，自会得出自己的看法。

人生的道路曲折漫长且瞬息万变、千折百回，是沿着宗教理想主义者指引的道路，放弃自己而去追求冥冥之中的天堂，进而使自己陶醉在对未来的虚幻感受中，还是沿着现实主义者指引的道路，不断改变和完善自己，进而来改造和改变整个世界？抑或接受老子的善意劝告，在举世的污泥浊水中自甘澹泊，清静无为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究竟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全在你自己选择。

目 录

前 言	1
一 · 走出时空隧道	1
二 · 善恶只合转眼看	17
三 · 欲望是心中的魔鬼	26
四 · 他是谁的儿子	34
五 · 冷酷的大自然	38
六 · 爱欲是天地的根源	42
七 · 心里无私天地宽	44
八 · 怎样立于不败之地	50
九 · 急流勇退是天道	57
十 · 对生命本质的追问	62
十一 · 有与无之互相利用	72
十二 · 生活的真谛	74
十三 · 忧患来于自身	84
十四 · 如何观察大自然	89
十五 · 行动要顺其自然	93
十六 · 生命在沉寂中幻灭	99
十七 · 四种不同的领导方式	104